



【砚庄晚风】

## 施家新屋

□汪海权

古琴曲《忆故人》的旋律好似一阵怀旧的风，常常将我的思绪吹进一个多少有点伤感色彩的、早已消逝了的小村庄——施家新屋。

施家新屋是我奶奶的娘家。六十多岁就已经满头白发的奶奶，总是喜欢给我讲她常常梦见的娘家的那些人和事。奶奶也常常带着我回她的娘家，当她带我回娘家的时候，娘家的人都已经是她的晚辈了，而我则喊他们表爷、表娘、表哥表妹。我的表爷有五个，而每次去施家新屋时，都是住在小表爷家里。小表爷是个聋子，从来不发脾气，只知道笑，再就是只知道干活，再就是要大声说话，喝酒后更是如此。但他的话再多也不算数，算数的是嘴里镶了颗金牙的小表娘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个世界在我出生前发生的一切，都有一种古旧的色彩。施家新屋早就毫无争议地存在于那里了，也许有几十年，也许有几百年，反正谁也说不清，因而只能说是古旧。而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些房屋也确实明显地带有古旧的色彩。有时候我真想问一声，多少年来的那些日子，人们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。

虽然叫做施家新屋，但实际上这个小村庄的男人全都姓丁，一家姓施的也没有，所以，我的古旧之感也显然得到了印证。

但另一方面，施家新屋的生活色彩却又是鲜艳、透明而浓厚的。如果要我把它画出来的话，我一定要用童年时代常用的蜡笔！

施家新屋坐落在一片农田中间，西侧是一条小山岗，比农田高两三丈，东侧是一条大河，比农田低两三丈，它们都是南北向无限地延伸着的。那时的施家新屋，都是破旧的茅草房，总共有十几间，成方形地围成一圈，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土场，这俨然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了。似乎不管什么季节，它都是那么幸福而静谧，即使是偶尔响起在干旱年份的抽水机突突突的声音，在月光下甚至日光下也都显得特别宁静。

不宁静的是那个土场，它曾留下多少我们童年的欢声笑语啊！好像那十几间茅屋，就是为了围住阳光下那些欢乐的时光，让这个小村庄永远具有蜡笔画般的色彩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跟奶奶去施家新屋，没承想老天下了一场大雪，顿时整个世界就白茫茫一片。大雪下得有两三尺厚，连去几个表爷家串门，也不得不用铲子铲出几条壕沟，这对我们孩子来说，真是难得的打雪仗、捉迷藏的热闹去处。但热闹是我们孩子的，我的父母却在仅仅三里之外的家里着急了好几天，好像奶奶和我被困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孤岛上受冻挨饿似的。

土场中间，有许多树木，其他的印象全都模糊，只有四表爷家门前的几株桃树，奇特到令人难以置信。春天里，那几树桃花开得像团团的火，在微风里呼呼地燃烧着，犹如一群豆蔻年华少女的笑，将整个春天的生气全都浓缩在这方天地，直到今天都还在我的记忆里闪烁，就连《诗经》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美妙诗句也未免有些黯然失色了。更奇特的是，桃子成熟时，咬它一口，你会满嘴流“血”——世界上居然还有跟血一样鲜红的桃肉！不知为什么，那时候我总是把它和死亡联系在一起，这种不祥的感觉自然让我对它敬而远之。

真正不祥的，是村子正南偏西的一口水塘。水塘周围都是杂树，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哪位老人栽下的，都梦一般地立在那里。这口水塘似乎就是一个幽灵，无论何时，水都是清清的，但深不见底。仅我所知道的，就不止一个孩子的生命曾经被它的幽灵拖走，并永远地离开了父母和我们这些小伙伴。这口水塘在村子的人看来，简直就是一个矛盾着的怪物——灌溉周围十几亩农田的是它，村里人吃的水是它，女人们洗衣洗菜的水是它，甚至那年一个表爷家失火了，救火的水也是它。

是的，那个“桃之夭夭”的故事就结束于这场大火。大火我没有看见，看见的是烧焦的墙壁、土场上乱放的杂物、救火的人满脸的黑灰，还有哭喊的女人和孩子。

大火之后，几个表爷就逐个搬走了。唯剩下那方水塘，孤零零、无人理会地留在原处，周围的杂树也都被砍光了，好像一只被烧光了眉毛和睫毛的眼睛，奇怪地朝着天闪着空洞的波光。它从此失去了幽灵般的神秘，只是在我偶尔经过那里的时候，每每看见它奇怪地朝着天闪着空洞的波光，以及被人久久抛弃的声声叹息。

【人世间】

## 母亲那些生动的话语

□刘恒杰

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，言谈时会不时地冒出一句半句或夸张或比喻的话来，极为形象生动又恰当地表达出了她要说的意思，别人听了也都非常明白。每当回忆起母亲，我常常觉得，她的许多话使教了十几年中学语文、后来又在机关里从事文字工作的我自愧弗如。

茶水能用筷子敲住吗？可母亲就能想得出来。

有一年元宵节，我回家看望母亲。我和母亲围坐在小铁炉边，听母亲东一句西一句说着村里人家的情况。母亲突然说：“胡同口你小脚大娘正月初八过世了，九十五岁。”

我说：“小脚大娘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？”

母亲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初八那天早晨，她起来喝茶，喝了一碗就跌倒了。初一她还迈着小脚过来看我。她那么好的身子，谁想到就这样走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小脚大娘从年轻时就喜欢喝茶。”

母亲说：“她早晨起来头一件事就是烧上一铁壶水，泡上一瓷壶茶。好天的时候她就把她的小茶桌摆在自家院子里的枣树下。她喝的那茶，就是两三块钱一斤的老干烘棒子。抓一大把放在茶壶里，泡出来的茶水酽酽的，又黑又亮——那茶水啊，能用筷子敲住。”

茶水浓，浓到能用筷子敲住——这也真够夸张的了。

我们村东北有一个叫五叉沟的地方，那里曾有我家的一小块自留地。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午后，母亲牵着四岁的我向地里走去，去看看地里的小麦熟透了没有。记忆中，那是我第一次到那块麦田去。被太阳炙烤的道路烙着我光着的脚丫。

刚出了村子，我就抬头问母亲：“快到了吗？”

母亲说：“快了，前头就是。”

又走了一会儿，我又抬头问母亲：“快到了吗？”

母亲还是那句话：“快了，前头就是。”

我说：“那太阳怎么那么热啊，那路怎么那么长啊。”

路边有一棵杨树，母亲领我去树阴里歇一歇。

我突然听母亲说：“路有多么长啊，就像想儿的娘啊；筷子多么长啊，就像儿想娘啊。”

母亲的眼睛看着远处，似乎是在自言自语。

那时，我不懂，但这句话却印在了我的心里。其实，那块麦田，离村子不到三里路。

那年，在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的那天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午饭。母亲突然说：“去了，不要想家。”

那时我心里充满了对远方的向往，怎么会想家呢。

当我背起行李，迈出大门口时，我听见母亲说：“娘想儿，有路长；儿想娘，筷子长。”

路有多长？天下的路没有尽头——那是母亲对儿子长长的思念。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走不出母亲的牵挂。

是一个下午，一个暑假里静静的下午。

我在老家的西屋里看书，母亲在北屋里和本家的一位嫂子说话。那位嫂子已寡居多年。那位嫂子在那年春节后为她唯一的儿子娶了媳妇，可三个月以后就分家了。分家了，但还住在一个院子里。

我听见那位嫂子诉说着儿媳妇的不孝。说儿媳妇日上三竿了还不起床，说儿媳妇包了水饺从来不端给她一碗，说儿媳妇从来不让儿子帮她忙地里的农活。那时，农村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。后来，我听见那位嫂子长叹了一声，说：“大婶子，这真是‘长尾巴狼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’把娘撵到大街上，媳妇背到炕头上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母亲说：“其实当娘的啊，一个甜枣就吃不了。”

我知道母亲所要表达的意思是，当父母的对子女特别是对自己的儿媳妇，没有多少要求，哪怕就是一句嘘寒问暖的话语——就像一个小小的枣儿，老人们也会万分感动。

有一年秋种，大旱。

周末，我骑着自行车回家。走到雪野湖岸上时，看见湖里已经没有了水，湖底裸露，皲裂。回村后才知道，村里十几眼机井都抽不上水来，全村人几乎都去村西龙王庙求雨了。我抬头看看天，一丝儿云彩也没有。

吃晚饭时，也去求雨的母亲回来了。我说：“不能光指望老天爷啊，要不，咱连夜用小推车向地里运水，今下午我还从咱家压水井里压上来两筲水。”

母亲说：“好几亩地呢。那点水能有啥用？还不够研墨的呢。”

说某个人好占便宜，母亲会说：“那个人就知道勺子外头擦饭吃。”

说某个人成天有说不完的话，母亲会说：“那个人啊，一天到晚满嘴里跑舌头。”

说某个人说话干脆利落或铿锵有力，母亲会说：“他说话，唾沫星子掉在地上都砸个窟窿。”

村里的人去世了，脸上会盖上一层火纸，母亲就会说：“咱庄户人的命啊，就是一张薄薄的纸。”

……

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从来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

## 词选(二)

□蒿峰

### 鹧鸪天·湖居

暮雨初晴天气佳，清凉暗透紫裙纱。荷青苔粉幽香近，不觉月移树影斜。

蛩唱远，月如华，目如秋水面如花。渔歌声渺恍如梦，远渚炊烟船有家。

### 虞美人·单县琴台

形如半月巍然峙，单父烟霞里。秋霖初过嫩寒来，秋气秋声秋雁一行排。

不齐倚众鸣琴治，曾点沂河戏。治平之道在安民，薄赋轻徭教化自风淳。

### 蝶恋花·兗州泗河出土镇水宝剑

三百春秋平水杵，出世锵然，洙泗浑流处。铁锈斑斑寒气吐，孽龙授首知何数。

如水汹汹人欲恶，安得龙泉，斩鬼锋如许！莫道丹书无简注，平波犹记金知府。

### 【如歌岁月】

## 写给我的47个孩子

□孙晓燕

7月2日，是期末考试的日子。对于你们，有些特别。早上，入场前，我又啰哩啰嗦，极不放心地嘱咐了每次考试都会说的那些话，好像不啰嗦一遍，你们就不会答，做不好似的。唯一多了一句：这是你们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答卷，你们应该让这份答卷如夏花般绚烂。

五年，1825天，是你们的小学时光。四年，1460天，是我与你们相处的时光。时间让人多忧，却也美好。

你们在很多次的作文中写到了我——你们的语文老师。现在，就让我——你们的语文老师写给你们。我的47个孩子！

你们是让我“操心”的孩子，也是我最爱的孩子。无数次，惊叹于你们精彩的回答，漂亮的文字；无数次，温暖于你们纯真的微笑；无数次，感动于你们有爱的善举；无数次，让你们爬黑板写生字；无数次，反复强调书写、书写；无数次，盯着你们要作业，补作业，改作业；无数次，提醒你们注意听讲，大声回答；无数次，处理“突发事件”；无数次，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……我只能这样，也只有这样，别无选择，再无他法。只是不会放弃，而且坚信泥土里的每一粒种子都会生根、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……

还记得我们一起读过的书吗？从《小猪稀里呼噜》《小巴掌童话》《了不起的狐狸爸爸》《时代广场的蟋蟀》，到《汤姆索亚历险记》《绿野仙踪》《草房子》《青铜葵花》，再到现在的四大名著……每一本我们都一起读，一起讨论，一起交流，一起做笔记。思维导图是你们的拿手好戏，为师者把你们领进门，你们就用神奇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创作出了一幅幅美妙绝伦的作品，为此，我骄傲不已！

所以，你们思维活跃，脑子里装有无穷无尽的知识和千奇百怪的问题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愿你们做追风少年，对知识永远怀有渴望与执着，永远充满谦卑与敬畏。

孩子们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前进道路上永不停歇的奔跑者！“学海无涯，苦作舟”，人生就是一次航行，有晴空万里，也有阴云密布，有风平浪静，也有激流险滩，掌好舵，扬起帆，才能驶向胜利的彼岸。

新的学段即将开始，你们每个人将走进新的学校，结识新的老师、同学，迎接新的挑战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

台湾作家龙应台说：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作为老师，我与你们的缘分何尝不是这样？何尝不是在目送你们的背影渐行渐远！以后我还是会接过一个新的班级，重复相同的日子，而你们，却在无限地接受新知，接近梦想！

祝愿你们：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！